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21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

专家视野 民间立场 权威选本 为世·纪文学存档

主编/韩忠良 ■ 本卷主编/祝勇

2003

2003年 散文

春风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1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

2003年

主编/韩忠良　本卷主编/祝勇

春风文艺出版社

©韩忠良 20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3 年散文/韩忠良主编.—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2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ISBN 7-5313-2702-3

Ⅰ. 2… Ⅱ. 韩… Ⅲ.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4994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024—23284393 购书热线:024—2328440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www.chinachunfeng.net
选题策划部 主页:xuanti.chinachunfeng.net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148mm×210mm	印张:10.625 插页:2
字数:250 千字	印数:1—9000 册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李殿华 施凌飞	责任校对:陈 杰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马寄萍

定价:1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编委会

丛 书 主 编　韩忠良

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晓原　李敬泽

陈　村　张清华

林建法　孟繁华

祝　勇　梅子涵

谢天振　韩忠良

本 卷 主 编　祝　勇

丛 书 策 划　韩忠良　臧永清　常　晶

序：散文的民间

祝　勇

一

永清兄给我打电话，传达忠良先生指示，要我来编2003年的散文年选时，我刚从珠峰大本营下来不久，正在返回拉萨的路上。短短几分钟的交谈，就把我从不识人间烟火的雪域圣地拉回到我生活了许久的现实场中。去过西藏的人大抵都有这样的体会，那片苍茫的圣土会对我们的生活起到一种间离作用，从高原下来以后，甚至会对业已熟悉的一切感到陌生与不适，以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自己身处的环境。

进藏之前，刚刚编好一本《中国散文双年展：2002—2003》，交给云南人民出版社。这两件工作极为相似，但事隔一个月，我的心情似乎已发生了变化。这次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散文的业外人士（我感觉自己已经走了很久，已经很长时间不曾动笔写作了），以一个纯读者的身份，捡选一年中的作品。那些杂志书籍，还在书架上原先的地方，搜寻那些留下几分印象的篇章重读，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又有了初读般的激动，于是把它们果断编入。

刚刚编完一部双年的选本，又编了这样一部年选，一年中的散文，究竟能找出多少好作品？这是应当首先置疑的。如果把国内有“实力”的散文作家一一列举，我们得到的名单恐怕不会超过二十人。这二十人中，平均一年又能写出多少有创造性的作品（许多人正处在“产后休养期”）？从概率上讲，一个严谨的散文作家，平均一年能写出一篇杰出的作品，已经相当不易了。这样，我们从理论上可以得到二十篇。这二十篇散文显然支撑不起我两本书的分量。况且，在我的两种选本之外，还有其他多种选本——用今天的时髦语，叫——闪亮登场。那么，我们究竟是应该对散文界今年的收成感到乐观，还是悲观？

二

在以往的诸多“最佳”选本中，如果一定要挑出一个“最佳”，我愿把我的选票投给张新颖。这一“新颖”选本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回避了我们头脑里经常预设的若干位“散文权威作家”，比如：（以下略二十字）。也许他并非刻意如此，但他却不经意间把这一选本同其他选本区别开来。他把他所传达的讯号定义为“界外消息”，他说：“编完2001年度散文选，重新检点出处，我发现，竟然没有从专门的散文刊物上选一篇文章。虽然事先也没有对这些杂志抱多大的期望，可一篇不选，还是有些出乎意料了”（见《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散文》，张新颖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对“霸权话语”首先进行弱化处理，与文坛上的“弱势话语”放在一个平台上，是民主精神的体现。它给读者带来的好处是显示了被“文学主流”（更换一个时空背景可能沦为“文学末流”，现暂且这么称呼）遮蔽的生动部分，给编者带来的实惠则是大大增加了选择的余地。

由于我所不知的原因，新颖的编选工作没能继续，但我愿意将他的话题继续下去（其实我选编作品一贯的出发点与他不谋而

合，尽管我们在对具体作品的判断上可能有所不同)。如果说他在编选中无意流露了他在媒体选择上的好恶——他对“正统散文刊物”(一个奇怪的名词)的排斥涉及“文学发生学”(如果真有这样一门学问，即研究作品与发表，以及传达效果的关系)领域，那么在我这部选本中，我更愿意提醒读者注意作者的身份。即使熟悉散文创作的人，也会发现相当一部分作者是在“正统散文阵容”(名词借用)之外的，比如：张旭东、曹怡平、黑陶、章诒和、刘铮、李兆忠、孙小宁、格致、玄武、大卫、盛慧、郭熙志、程小莹(及其五位合作者)、蒋蓝，其中有的正处于文坛替补队员的位置，在场地边上跃跃欲试，有的连我都不知是何方神圣(版权问题还要曲折解决)，但就是这些通常被认为是板凳队员的作者，却足以“灭”掉文坛上的“精锐部队”。纵然这干人等日后也可能进入“正统散文阵容”，我相信届时在“界”外仍然会有无以数计的充满活力的写作者。由于阅读视野所限，不排除我的选编有偶然性因素，但是我想，是“散文民间”(又炮制了一个词语，以区别于“散文主流”)巨大的创作能量维系了当代散文的创作水准，并为编者和读者提供了无数种可能。显然任何名家都不具有把持和垄断散文这一文体的权力，而回避“正统的散文作家”就意味着回避了“正统的写作范式”，意味着我们从“正统的散文观念”中转过身来，意味着编者和读者的彻底解放。

三

敬泽曾写：“读了《散文》、《美文》、《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我觉得对此时的文学散文最恰当的批评方式是进行一次主题调查。”“调查的结果，最多的是回忆，回忆中最多的是回忆童年，而童年八成是在乡村。你要在散文家笔下看到今日乡村之真相，那是缘木求鱼，中国乡村已经成了文人们的案头清供，它被冻结在时间深处，以便保鲜，保存纯真和诗意……”(《“散文”

的侏罗纪末期》，原载 2002 年 8 月 1 日《南方周末》，已收入《中国散文双年展》）依敬泽之意，接下来可能是“历史”，是“文化”，是《瓦尔登湖》，是顾准陈寅恪……主题、形式、立意，甚至语法，在散文作家们的书斋里变得日益单一，有点像广播操，整齐划一，刚好与转型、分化、重组、动荡的世界形成反比。如果用“创作源于生活”这个固有标准衡量，我认为倒是那些在“散文界”以外的人占了先机。世事的浮沉与苍茫的人海间隐藏着巨大的写作资源，并在文坛的边缘人那里转化为写作能量，这些作品让我们看到了现代人的真实处境和在处境中的真实反应。

比如郭熙志，这位长期沉潜于底层民间的记录片导演，显然比散文创作群体中的某些作家的现实关怀更加锋利。《我到哪里去?》这篇文章记录了他拍摄《回到原处》给他内心带来的巨大冲击。即使无缘目睹这部片子，我们也能够从他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内心的冲动。这篇文章（以及这部片子）记录了一个名叫吴云保的副科级干部痛恨体制、愤然辞职，又在现实中找不到落脚点，屡次失败后又回到体制里的无奈、滑稽和悲凉，他“辞职，取钱，购书，运书，寄被子，乘火车，见妻儿，回单位”的种种情态，他“一会儿表示回到单位是死定了，一会儿通过电话告诫想逃出单位的朋友忍受单位的窝里斗与女朋友早日完婚”的内心活动，显然不是一个作家仅仅凭借才华和想像力能够描述出来的。人生的复杂性已然不能用某种简单的理念来构筑。“正统散文”里的“文以载道”不见踪影，剩下的只是作者对转型年代中小人物命运的人道关怀。应该庆幸郭熙志有着流畅的文笔（他的文风如他的记录片风格一样干净、准确），他在无意中（?）写了一篇好散文，使我得以将其收录进来。

而曹怡平在看过电影《刺激一九九五》之后写下的观感《希望和梦想》，如果和郭熙志的文章相互参照，也许会有一种奇异的效果，因为这篇作品中，有对体制的精妙的分析。比如他提到

一个黑人囚徒在经过漫长牢狱生活后终获假释，却因无法适应自由的生活而在自己的房间里自杀，就此，他写道："当一个人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时，甚至不需要恐慌。而狱中有保障的生活，更是腐朽的催化剂，让人堕入黑暗的温床而不能自拔。"显然，这种感受来自对体制的切肤之痛。对照上文，我们不妨将"牢狱"置换成另一个词："单位"。

四

如上说法似乎有"主题决定论"的意味，仿佛对主题的选择可以决定一篇作品的成败。我们通常习惯将题材、形式、思想、手法、立场等等与作品相关的因素分开谈，孰不知它们从来都是一体的，题材决定了形式技巧，而思维方式和写作立场也决定了一个人所选择的题材区域。它们并非可以随时拆装的零件，它们是生长在同一个躯体上的血肉。

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历史，写文化，写《瓦尔登湖》，写顾准陈寅恪，又并非罪过，关键是怎么写，否则散文家就会成为题材的瓜分者，一个人的"势力范围"也可能成为他人永难光顾的雷池，天长日久，雷池就会变成臭水沟。我想，除了写作题材，其他事物或许都可以私有化。对于同样的事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阐释权。如同一个屡被人们使用的比喻：看到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虔诚的信徒会说这是神的意志，严谨的科学家会说这是因为地球引力，辛苦的果农会担心今年的收成，而一个孩子会立刻高兴地把它放进嘴里。文学与数学相反，它是答案越多越好。文学也不是哲学，它不表现为一个完整的、永远正确的宏观表述，它只与最为内在、独特的体验相关。在张旭东的《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之前（好像是80年代），我就读过一篇同类主题的散文（作者可能是陈大力），写他把拉雪兹公墓当做革命圣地，结果发现那里有着大量保皇党人和"反动势力"的墓地，从而感受到历史文本和历史真实间的巨大落差。看到张旭东的作品标题，

我以为与前者大同小异，没想到（尽管基本事实相同），他表达的是全然个人化的感受——他在寻找土得掉渣的中国农民革命者与一百年前充满“洋”气的法兰西起义者巨大的差异和内在的联系。作品的最后一句饶有兴味：“比起我在美国的一些言必称巴黎的学院界同事来，那些正在记忆中变得模糊的老一代中国人或许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

五

李锐先生2001年在参加诺贝尔奖百年庆典时，在瑞典皇家学院的演讲叫《被克隆的眼睛》。“被克隆的眼睛”与“被克隆的散文”倒是匹配。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睛和散文都出现变数，会怎么样？这应该是一个乘法习题，我无法得出准确答案，我只能将我对散文的无限希望，寄托在这样的运算过程中。

2003年11月9日深夜

目录

001/序 散文的民间 ——祝 勇

古 代

003/出售英雄 ——吴 思
——修改规则的代价
019/驯心 ——王充闾

域 外

039/对称 在纳粹的阴影下 ——林贤治
045/先知的声音 ——张锐锋
063/黑童话 ——周晓枫
077/当切·格瓦拉遭遇上本·拉登 ——王 干
088/在拉雪兹神父公墓 ——张旭东
095/希望和梦想 ——曹怡平
——与电影《刺激 1995》有关

角 色

103/幻见录 ——黑 陶
108/正在有情无思间 ——章诒和
——史良侧影
128/胡兰成交游考 ——刘 铮
151/结之为圣散之成仙 ——车前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56/被遮蔽的存在 ---------- 孙小宁
——我所认识的林谷芳先生

闪　回

173/利刃的语言 ---------- 格　致
180/金梦 ---------- 玄　武
187/听鼾 ---------- 胡廷武
210/人与鼠 ---------- 冯秋子
230/怎样把一头羊送出去 ---------- 大　卫
233/一个夏天的死亡 ---------- 谢宗玉

浮　世

243/我到哪里去? ---------- 郭熙志
——关于记录片《回到原处》
257/走路去法国 ---------- 杜　丽
263/我宣布:明年流行平胸 ---------- 黄集伟
——语词笔记(健部)
278/通天之梦 ---------- 南　帆
286/十三个瞬间的情境与语境 ---------- 程小莹等

思　考

301/死亡的字形演变史 ---------- 蒋　蓝

306/印在水上、灰上、石头上 ——关于“真实” 李敬泽
314/美声唱法、信天游和镣铐 苏 童
318/公案 简 宁
321/绳索问题 梁小斌

古代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3年散文

2003年散文
003

出售英雄

——修改规则的代价

吴 思

一、请平粮价

清朝咸丰二年（1852年）旧历二月，浙江宁波府鄞县的农民因两项土政策闹事，放火烧了宁波和鄞县的衙门。挑头反对税收土政策的人叫周祥千，领头反对食盐专卖土政策的人叫张潮青。①

鄞县百姓纳税，要用不同颜色的纸张封钱投柜。贫民碎户用白封，绅衿大户用红封。红色包装标志着一种特权——可以免交官吏敲诈勒索的那部分“陋规”，于是，小金库和官吏衙役的灰色收入全扣在了白封小民头上。众小民议论起来，自然切齿怨恨，可是几十年过去了，谁也不敢带头闹事。

周祥千是个监生，像如今的大学生一样属于候补干部阶层。

---

① 整个故事来源于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咸丰二年。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

作为红封阶级的一员，他竟然也说土政策不公道，而且几次动心，邀集大户联名向县政府递交请愿书，“请粮价一例征收”，只是大户们不肯签名。

这年正月喝年酒，一些客人到周祥千家，大家又聊起红白封的事。客人们撺掇周祥千领头请愿。众人表示大力支持。周祥千被鼓动起来，与众人一起去附近的地神庙求签问神，看看这事办得办不得。签上说，此事吉利，今年就可以成功。一个半世纪之下，我仍能体会周祥千当时的心情：神签说可以成功，众人又衷心拥戴，胜利的凯歌先在心中奏响，一股英雄气回荡胸中，热血冲头，举止也平添了几分将帅气概。周祥千当下就在神庙向各乡发出通知书，邀集粮户在指定的时间进城请愿，“请平粮价”。

“请平粮价”是一个容易发生误会的词。取消红白封的差别是平粮价；取消所有额外需索，按照正式规定的数目征收钱粮也是平粮价。当时鄞县的县太爷姓冯，他听说周祥千领头在庙里“聚议粮事”，立刻派差役将周祥千抓到县里问话。冯太爷认为周祥千倡议的平粮价就是“减粮价”，而粮价一减，他本人和官吏们的灰色收入就要受影响。周祥千分辩说，他们要求的是平红白封，言外之意是冯太爷不必担心，官府的利益不会受影响。冯太爷不由分说，以聚众的罪名将周祥千关进监狱。

在任何时代的专制政府眼里，“聚众”都是重罪。《大清律例》规定：“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斩立决就是立即斩首。“如哄堂塞署，逞凶殴官，为首者斩枭示。”斩枭示就是将头砍下悬在杆子上示众。而参加闹事的群众，按照刑律规定，即使属于被胁同行，也要“杖一百”。①

周祥千入狱之后，撺掇他领头闹事的人们很过意不去，乡民们也恨恨不平。

---

① 转引自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群众出版社，1995年，第457页。

二、重划市场

周祥千是鄞县南乡人，而鄞县的东乡人在两个月前也闹过一场，领头人张潮青也被冯太爷关过。

东乡靠近海边，当地人吃盐都买“私盐”。私盐贩子与官家特许经营的盐商竞争很激烈。从价格上说，盐商争不过私盐贩子。同样的盐，私盐没有税收负担，盐商却要以高价从政府手里购买运销许可证，在术语中这叫盐引，相当于高额税收。商人想把市场夺回来，只能依靠政府，利用法律掐死私盐贩子。于是盐商就展开了影响立法和执法的政治努力。

《大清律例·户律·盐法》严禁买卖私盐，卖私盐者发配两千里充军，买私盐者杖一百。但是立法者也明白，管住海边小民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网开一面：沿海的贫难小民，背装手提少量私盐，换取谷物，以维持生计者，不在治罪之列。[①] 鄞县东乡就属于这种手提肩背的私盐贩子的地盘，名曰“肩引”之地。这种局面从清朝开国一直持续到乾隆（1736—1795年）年间，各方相安无事一百余年。

乾隆数次南巡，江南盐商的银子花得如流水一般，将皇上伺候得身心舒畅，盐商的地位迅速上升。盐商们借机扩展市场，经过一系列活动，中央政府批准了盐商的请求，肩引之地也必须买盐商的盐了。从逻辑上说，这项新政策与级别更高的《大清律例》有冲突之处，似乎有点中央级的“土政策”的味道。不过这种现象并不稀罕，从儒家的治国理论到圣旨到中央政府的“律例”和“部案”，再到地方官府的“告示”，最后落实到实际执行的“陋规”，或者翻译成现代语言，从宪法到最高指示到法律到

① 转引自（美）布迪和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9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